

没有永不生病的婚姻，没有包治百病的医术

放弃，最容易，也最没有希望

夜先生
著

Mr. Night
WORKS

MARRIAGE

NEED A

CURE 劝退师

痒的倦怠 | 生完孩子的迷失 | 中年危机下的脆弱 | 金钱美色的诱惑 |

退潮，当婚姻布满疮痍，当你我无言以对，什么才是解药？

自从走入婚姻殿堂，自处和相处都成了艰难的思考题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劝退师。

夜先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劝退师 / 夜先生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4

ISBN 978-7-5502-8935-2

I . ①劝… II . ①夜…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6794 号

劝退师

作 者：夜先生

产品经理：赵琳琳

责任编辑：李艳芬

特约编辑：岳晓慧 丛龙艳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

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6 千字 880mm×1270mm 1/32 印张 13.5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8935-2

定价 :4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

质量投诉电话 :010-57933435/64258472-800



自序：关于婚姻，我们都在犯错

在 30 岁左右的那几年，我一直处在深深的焦虑中。

可能对现在的很多中国人来说，30 岁是一道坎儿，结婚是迈过这个坎儿时绕不开的话题，不管你自己的想不想面对，都会遇到各种人的追问、同龄人的婚宴请帖、莫名其妙的相亲等一系列问题，最终焦虑起来。

那时候有段时间，我跟一个老同学又变得关系很密切。他是我眼中的商业奇才，高中就学会了炒股，大学毕业就开了几个空头公司互相做账，几年不见，他已经事业小成，但是身边除了客户还是客户，朋友越来越少。

我们曾经在学校里经常聊天。那时候无意间碰上，聊得比较投机，于是他偶尔空闲了就找我喝个咖啡；反正我对他这几年的生活一无所

知，跟他的圈子也没有交集，他对我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可以畅所欲言。

他说他结了婚，正在考虑是否要孩子；他说他总是在出差，见客户，谈生意，夜夜笙歌；他说他还有个情人，在长沙，见面次数并不多，但是偶尔会十分想念。

我问他：“你媳妇没有发现过什么异常吗？”

他反问我：“你觉得呢？”

我说我也不清楚，然后，我也跟他讲了我的生活，讲了我的困惑，讲了我为何不结婚、为何焦虑。

他对我说：“不要活得那么明白，什么岁数该干什么，干就是了；不管你想得多明白，到最后都会发现，到了下一个岁数，你依然要面对那些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我们联系了一段时间后，他重新开始忙碌，再次接到他的电话是一天半夜，他让我帮他搬家。

那个时间我已经睡了，觉得这事蹊跷，于是半夜跑到他家，发现他的东西都被扔在楼下，大大小小散落一地。我大概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所以什么都没问。

大概深夜一点多吧，我跟他还有他的另外一个会开车的朋友一起，把草坪上的东西捡干净，塞进车里，一起去酒店。

开车的时候，他朋友突然说：“这事吧，其实关键在于你怎么想，如果你想离婚，那你们肯定是过不到一块儿去了；如果你不想离，我们再想办法。”

我那时候依然身处迷茫中，看到这个场面脑子里十分蒙，没怎么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记得车离开他们小区的时候，我下意识

地回头看了一眼，他住的那栋楼上只有一户还亮着灯。

往后的几年，身边的朋友基本都结婚生子，我时常参加各种以家庭为单位的聚会，看着各种年龄、各种状态，爆发冲突时彼此总是因为无法沟通，各自都有各自的角度，为了一件家务事争论对错，结果可想而知。有些人干脆为了避免麻烦，把生活变成任务分工，你负责赚钱，我负责看孩子；你负责拖地，我负责刷碗；你负责你爸妈，我负责我爸妈……这种分工是一种最简单的沟通方式，可以用最小代价达到心照不宣的平衡状态，结果，两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用砖砌墙，最终在两个人之间修筑起两道墙，你的事我插不上手，我的事你也插不上手，但是，每件事可能都有别人参与，最终，默契和沟通都变成了夫妻两个个体与别人之间的事。

每当看到这样的状态时，我总会想起那个老同学，想起当年在咖啡屋，他扬扬得意地跟我说起他们夫妻的这种分工，省力省心，是多么伟大的发明。他那时以为做到这样老婆就再也离不开他，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是，他于家庭变得可有可无。

他离了婚，元气大伤，然后一蹶不振。

我偶尔会想起那天深夜在车里的状况，想起他朋友说的那些话，很明显，那些话起不到任何劝慰的作用；我很想知道，在那个夜晚，我该说什么才能帮他走出困境，而不是赌气离开。

寻找正确的答案很难，但是混沌地生活应该不是好的选择。

从小到大，我经常听到老妈跟我抱怨，说跟我爸在一起没什么意思，没有默契，只有争吵，怎么吵都吵不完。

有一次我心血来潮，给我爸做一个网络上的心理测试题，测试他是否患有抑郁症。有一道题是“你是否觉得不被理解？”，一向不善言辞、不善表达的老爸看到，连连点头说，绝对没人理解，太缺乏理解了。

我不觉得我爸妈有什么“问题”，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爸老妈，跟大多数中国人的老爸老妈没什么区别；但是，他们看电视，为了戏里的梁山伯、祝英台到底是男人演的还是女人演的都能吵起来，沟通对他们来说，变成了一件奢侈品。

曾经我一度以为，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父母这代人身上，现在却发现，这种状态好像遗传，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身边的朋友甚至出现在我自己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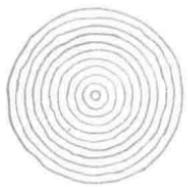
两个相爱的人从无话不谈到沉默不语甚至互相隐瞒的转变，用不了几年时光，时间久了，即使再想重新开口，也已经失去了重新开始的勇气和能力。

于是，我用很快的速度就写完了这本《劝退师》，我想找寻一些答案，希望能给所有身陷婚姻之中以及所有对婚姻充满恐惧或者向往的朋友，带去一些思考的角度，它不能治病救人，但起码比灌几碗心灵鸡汤更有裨益。



目录

关于感情，有很多痛苦都是相似的	1
所有自私的、失德的爱情都会毁掉婚姻	15
所有卑微的、失衡的爱情都会毁掉婚姻	109
所有纵容的、失控的爱情都会毁掉婚姻	205
所有逃避的、失责的爱情都会毁掉婚姻	293
原来错的人不是你，是我	379
后记：我这十年	421



关于感情，
有很多**痛苦**都是相似的

1.

已近深秋，晚上 9 点，风起了还真有点冷，堵得让人想发狂的晚高峰已经过去，马路上的车开始变少，车速也越来越快。

守望路的咖啡馆外面停着一辆车，车里坐着一个女司机，双手正紧紧地握住方向盘，不过她没法发动车，车钥匙在副驾驶座上的男人手里。

男人叫杨墨，今年 36 岁，因为是本命年，他已经穿了近 10 个月的红裤衩，天天祈祷不求发财，但求平安。而现在的他正瞪着眼睛，一副假装淡定的样子。

女司机叫吴小薇，今年 26 岁，正处于那种刚褪去学生气的稚嫩、绽放出女人风韵美的时候。吴小薇双手握着方向盘，仿佛正掐着一个人的脖子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大喊：“把——钥——匙——给——我！”

“话还没说完，不能给！”杨墨看着她，将钥匙攥在手里，藏到屁股后面，说，“折腾了几个月，该闹的、该打的、该作的都差不多了吧？现在可是你自己说想通了，谈判结束了，一切都是你同意的，咱可不能反悔。今晚就是个句号，好好画个圈，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一切都是新的开始，你这么年轻，未来多么美好……”

“把钥匙给我！”吴小薇不看杨墨，眼瞅着快哭了，只重复这几个字。

杨墨摇头说：“你要是不答应我，就算咱俩坐一夜，我也不能给你。”

吴小薇深深吸了一口气，说话的语气让人无法拒绝：“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这是我的车，现在这是我的车了，我付出了那么

多，现在只剩下这么一辆车，我必须开回家。把钥匙给我吧！”

杨墨心想，真是文艺女青年，说话一套一套的，只剩一辆车？那她卡里多出来的那几十万存款算什么？杨墨还在犹豫，吴小薇突然扭头看向他，眼睛连眨都不眨，看得杨墨心里直发毛。这个脸皮厚的老男人自高中开始偷偷跟学习委员在家里约会之后，快 20 年没有这么不安过了。犹豫再三，他把钥匙递给吴小薇，还没说什么，吴小薇便发动起车来，起步就超过了 80 迈。

杨墨赶紧系好安全带，哆哆嗦嗦地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往一个叫“都是娘家人”的微信群里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爆裂女侠’要疯了。”

2.

群里可没人理他。

群主魏志刚正扯着嗓子跟一群人纠缠在一起，脸上、身上不知道挨了多少巴掌，也不知道都是谁打的。

就在二十分钟前，魏志刚正带着老婆和孩子在山羊羔火锅店的一楼大厅吃饭，庆祝宝贝儿子在幼儿园大班拿到第 10 朵小红花。

突然，三个打扮得相当富态的中年妇女——就是那种在美容院用高档化妆品抹出来的满脸油光、挎着几万块钱的包、大冷天外面穿紧身裙子和黑丝袜、里面穿秋裤、必须用塑形内衣勒住肚子的富态——推开火锅店的门，站在大厅里就直嚷嚷：“把你们经理给我叫来！”

山羊羔火锅店的大堂经理是个打扮得相当利索的姑娘，从远处看见出了事，便走到这三个中年妇女面前，短短几步路她就已经做好各种心理建设。不过，见过风浪的女人出手从来都比小女孩稳、准、狠，体形最壮的那个中年妇女上来就是一个大嘴巴，另外两个一人一只手揪住那姑娘的胳膊，另一只手逮哪儿朝哪儿扇，一边扇一边大喊：“我打你个小三，我打你个不要脸的小妖精！”

从安安静静到打成一团，只用了不到一分钟，大厅里直接炸了锅。魏志刚就像漫威电影里的钢铁侠，按个按钮瞬间变身。他跟老婆说“看好孩子，千万别过去凑热闹”，然后便义无反顾地跳入旋涡，上前跟几个服务员一起拉起了架。

也不知道怎的，拉扯姑娘的手都拉到了魏志刚身上，扇大耳刮子的手也都扇到了他脸上。挨扇的姑娘不知道被谁推倒在地，一点不含糊，爬了两步站起身，朝着离她最近的酒瓶子冲过去，拎起酒瓶子冲了回来，结结实实朝着一个中年妇女抡过去。

好巧不巧，她抡偏了，一瓶砸在魏志刚的脑门儿上，力道不算太大，瓶子没破，可这比直接砸破脑瓜还疼。

闹事的“旋涡”乱成了一锅粥，周围看热闹的吃瓜群众越来越多，很多人掏出手机拍了段视频就开始发朋友圈、传微信群，谁也不知道到底啥事，就是听着是打小三，看见魏志刚在其中瞎折腾，认定了他是渣男护小三。于是，魏志刚被讹传成了出轨事件的男主角。

好事的都先忙着拍视频，拍得过瘾了才想起来打 110 报警。警察赶到时，火锅店老板已经亲自出马，再加上几个男服务员，两个架一个，三下五除二就把女人们分别架到了没客人的包间里。火锅店老板向警察再三保证，没啥事，自己肯定能处理好。送走警察，他又被三

个中年妇女堵在墙角。

三个中年妇女指着火锅店老板的鼻子骂：“你长本事了，生意做大了，包养小三就罢了，还想离婚！”

老板百口莫辩，魏志刚突然跳出来，他顾不上脑袋生疼，一边捂着头一边保护着老板逃出包围圈，信誓旦旦地说：“这事我能帮你处理，相信我！”老板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连忙点头。

魏志刚赶紧打电话寻求支援，结果连着打了两个电话都没人接。

3.

魏志刚先是打给杨墨，杨墨正坐在“爆裂女侠”吴小微的车上陪着她一起狂飙，两只手恨不得死死抓住一切能抓住的东西，心都快跳出来了，哪还有工夫接电话？

电话又打给苏梓，连着打了几遍，苏梓都给挂了。魏志刚最后一次打的时候，苏梓接起电话，非常不耐烦地说：“打什么打，老娘正忙着呢！”说完，电话挂断，手机拍在桌子上，接着，她一句话都不说，狠狠盯住对面坐着的家伙。

对面坐着的是个跟杨墨差不多岁数的男人，看起来有点邋遢，满脸的胡楂，眼眶红红的，跟刚哭了三天一样，蔫了吧唧的，不敢跟苏梓对视。

“你说说你干的这叫什么事？”苏梓忍了好久，终于忍不住了，开始连珠炮似的骂了起来，“你都结婚了，孩子都有了，出轨本身就是错。现在对方知道悬崖勒马，你不但不知悔改，还拿着视频威胁人

家？你多大岁数了，没点担当、没点责任吗？干的叫人事儿吗？”

邋遢男人说：“是我糊涂，是我不应该，可我能怎么办？我已经不想回家了，就想跟她在一起，我是真的想负责——”

“放屁！”苏梓气呼呼地打断他，“我用律师的专业知识跟你说，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你偷拍、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已经成为事实，现在就可以拘留你。你拦截、辱骂、恐吓，性质恶劣，如果以后造成了更坏的社会影响，可以直接起诉你，追究你的刑事责任，判个寻衅滋事罪也够了，更别说你还有一个传播淫秽物品罪的罪名，两罪并罚，真进了监狱蹲几年，你能对谁负责？”

邋遢男人陷入了沉思，不再说话。

“退一万步说，就算你真想跟她在一起，现在搞臭了她的名声，对她有什么好处？对你又有什么好处？鱼死网破，就算她离婚你也离婚，你俩靠什么在一起？”苏梓继续咄咄逼人，“打离婚官司，过错方必须承担后果，财产分割怎么办？如果你为了现在的女人，完全不考虑原来的老婆和孩子，这叫负责吗？如果你净身出户，就以现在的房价来说，多少年能买得起新房子？新生活谈个屁美好？你怎么负责？”

邋遢男人低下头，琢磨了一会儿，又仰起头长叹一口气，再次低下头。

“你现在很焦虑吧？我接了三年离婚官司，你这样的焦虑看见过很多，”苏梓语重心长地说，“冷静想想吧，现在生活压力大，结婚成本很高，离婚成本更高，好不容易结了婚，不好好过日子，折腾什么呢？一夜回到解放前，你爹妈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你的幸福只跟一个女人有关吗？”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邋遢男人无奈地说。

苏梓撇着嘴说：“你别装可怜，今天晚上承认了错误，明天再犯浑，我找你只是这一次吗？你威胁别人是这一次吗？”

邋遢男人又长叹一口气，说：“你救救我吧，我是真的累了。”

4.

杨墨还在吴小微的车上，吴小微一边开车一边瞪着眼，满脸视死如归的表情。

杨墨深知吴小微的性格，脾气上来时八匹马也拉不住，要不然也不能给她起个“爆裂女侠”的绰号。他现在是深度被迫害妄想症发作，各种脑补自己会遇上什么状况。每次遇上红灯，他都担心吴小微会直接闯过去；看到女侠凭着最后一丝理智踩了刹车，他又侥幸又心慌，因为只要一变绿灯，油门就又是一踩到底，这一停一踩的，他的心脏真突突得快爆了。

该来的，终于还是没躲过去。快到一个路口时，前面已经是红灯，吴小微恍惚间慢了两秒，尽管刹车已经踩得很猛，她的车还是一头撞在了前面的车屁股上。

吴小微和杨墨都在车里晃了几下，杨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拔下车钥匙，然后盯着吴小微，憋住一口气说：“你冷静，剩下的事都交给我处理。”他用眼角的余光看着，前面的车上已经下来一个男人，骂骂咧咧地甩上车门，朝他们走了过来。

杨墨一下车就低三下四地赔不是。对面男人一把揪住他，问他怎

么开的车，大晚上的是不是想死，自己车里有老人和孩子，吓出个好歹来谁能负责；他媳妇从后座上走了出来，同样不是善茬儿，嗓门儿高了不知道几个八度，一边骂一边大喊赔钱。

杨墨始终笑脸相迎，又是鞠躬又是道歉。对面那男人大概是觉得他好欺负，越发趾高气扬、不依不饶，手指头恨不得戳在杨墨鼻子上数落。

他们正说着，吴小薇突然下了车，砰的一声把车门甩得巨响，冲到那男人面前，一把把他推了个趔趄，然后号叫着开始撒泼，什么“你敢动一根手指头你试试”之类的豪言壮语，逮着什么说什么，像头发了狂的母狮子。那男人被唬得有点蒙，那个男人的媳妇可不干了，大骂吴小薇是泼妇，吴小薇更加恼火，于是两个女人开始互相撕扯。

不知道是哪个好事的打了交警的电话，几分钟后，交警来了才算是解了围。交警让杨墨拉着吴小薇先回车里坐着冷静一下，他们要先拍照，然后分别问话。

杨墨和吴小薇回到车里，关上车窗。两个人的嗓子都已经哑了，车里还没有水。杨墨突然觉得头皮很痒，使劲挠啊挠，吴小薇的表情则很木然。停顿了一下，杨墨说：“我知道，你是故意撞的，不撞这一下，你就停不下来。这样也好，安全停了就好，别担心，没啥事。”

吴小薇听到这里，终于哭了出来，而且哭得很伤心。杨墨自当了婚姻治愈师后，见过不少女人哭，吴小薇的眼泪闯进了悲伤排行榜的前三位。

交警过来时，杨墨下车，继续赔着笑，主动承认全责，态度非常好，还说了些“心情不好、脑子恍惚”之类的瞎话，算是应付完了。之后，他回到车上，吴小薇依然在哭，一只手捂住嘴呜呜地哭，眼泪就从指

头缝隙里往下流淌，要是放在偶像剧里，此时再下点大雨就更完美了。

杨墨帮助过很多女人脱离感情的困境，本质上依然是个心肠柔软的人，见不得女人哭，他尽量柔和地对吴小微说：“没事，车撞得不严重，赔不了多少钱，还是换我开吧，我把你送回家，明早帮你把车送到修理厂。”

吴小微点点头，顺从地下了车，换到副驾驶的位置上，歪着头靠在椅背上。杨墨帮她系好安全带，问她家地址在哪儿，吴小微不说话，杨墨只能把车停在路边，耐心地等，顺便掏出手机给自己的老婆黄静莉发了个微信，说：“我有事，得晚点回家。”在等待吴小微开口的时间里，他几次翻看手机，一是看时间，二是看微信，黄静莉一直没有回复。

良久，吴小微终于说话了，她说：“好吧，这次是真的都结束了。”

5.

山羊羔火锅店的老板名叫赵达科，他不喜欢别人叫他的名字，只喜欢别人叫他赵总，这个名号是他二十年前摆路边摊时梦寐以求的。赵总还是赵达科的时候，就想当老板，就梦想开豪车、住豪宅、搂着“小蜜”的日子，只是没想到，楼上“小蜜”容易，甩掉却没那么容易。

今天晚上，他老婆的三个闺蜜突然发飙，冲进他生意最红火的一家火锅店直接砸店打人，不光找到“准小三”，还把自己堵个正着，显然是有人算好了的。更糟糕的是，店里发生的事被各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发到网上，自媒体开始抢热点蹭热度，添油加醋推波助澜，